

說小育教

埋石棄石記

著生笑天



天笑生著

小教
說育
埋
石
棄
石
記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教育
說育

埋石棄石記

第一章

夜霧沉沉。涼颼振衣袖間。秋氣深矣。時則山容已瘦。老樹漸禿。惟楓林方絢爛。作婆娑老子態也。樹蔭之下。見有服學生制服之一人。方徘徊翔步。蓋其地在某某府立師範學校寄宿舍。而時則在九月中旬之某日夜八點鐘也。

學校中將爲第二學期之試驗。一時準備甚忙。全校舍中幾於警欬不聞。四圍闐寂。第見電燈之光。映照全室。而前面則一片廣闊之體操場。周圍繞以矮樹。夜涼如水。月光方隱於雲幕。一黑影自體操場來。喃喃自誦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謂大丈夫。隨行隨誦。忽爾雲破。月朗如明鏡。之新出於奩。光明乃同白晝。一道清輝。映入林間。驀聞有人呼曰。徘徊清露下者。非沈寶銓君乎。時則一少年方背月而立。故月色雖皎。曾不能照見其容。年齒約在二十左右。身材適中。鼻直而口方。星眼閃閃。頗籠活潑之精神。而觀其狀態。似含有堅貞之意。

志斯時。操場砂地之上。方樹影滿地。斗現兩黑影。少年亦呼曰。來者非張李兩君乎。佳哉。月色也。一人曰。月白風清如此良宵。何沈世兄若遙吟低唱。非有激於今日之事件乎。言者李其姓。家健其名。與沈寶銓爲同級。軀短而饒於肌。面圓如滿月。爲狀似多血質人也。復有一人。則身長而瘦。顧亦有矯矯拔俗之概。此則張姓。而文森其名。爲人溫厚篤實。沉默寡言。語時則額上有小皺紋疊疊也。

三人立月光之下。峭風微拂。一帶樹木均瑟瑟作響。而枯枝落葉相戰於風中。似報秋殘萬卉俱凋之意。少選沈寶銓乃曰。今日之事件實非發生於近時。其原因固甚遠。而至於今日。乃幾幾乎有破裂之機。殊非敢謂教師之必無謬誤。惟我輩在此學校三年矣。卽此學生。卽此教師。究竟何事不可忍耐。我出舍監室時。卽與諸君言之。

李家健曰。實則今日之事。亦僅關洪教員一人之事。與他人不涉也。洪教員之對於學生。實有令人難堪者。然亦積之久。乃發之烈。所以今日有此不平之聲。君言

爲時已三年。何事不可忍耐。正以三年之故。非旦夕之事。而有此火山之爆裂也。我於本校各教師之素行。從不加以指摘。惟洪先生之於講室。不以親切之意待學生。而好尋癥瘕。又好詈人。使人不耐試思。旣名師範。處處有爲師之雅範。示人。孔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此所以見爲師之不易也。

沈寶銓曰。我不敢爲洪教習左袒。此其行爲實有令學生不滿意處。李家健曰。尙有一節。則常逃學生之質問也。夫教師當示人以尊嚴。固也。然當辨疑析難時。要必平心靜氣。推闡其理。使人釋然於胸中之疑問。有如湯沃雪之妙。今洪教習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又何爲者。且而不聞臨時試驗。近又延期。歟。在學生今日求學心迫。恨不縮兩學期爲一學期。并日而進。無如每日之課程。先期排定。而師長亦當注念學生虛牝光陰之苦。今若計算校中教員脫席之多。則洪教員又當標第一也。試問爲學生者。又何能默爾而息也。

兩人隨行隨語。而張文森則沿操場矮樹而行。時則隕露沾衣。冷氣襲於肌膚。一

丸黃月在微雲。薄靄之中。沈寶銓掃草地。所設之長椅。將坐。顧椅爲夜氣所溼。吸入衣服中。使人不快。乃曰。此椅爲夜露所溼。不可坐也。李家健曰。我輩仍步行而談。於是月光中。兩人之影漸漸伸長。風動枝搖。碎光滿地。俄而沈寶銓曰。君言亦良。是惟我意。總以維持此校爲心。促教師之反省。固題中應有之義。予於排斥主義。同盟休校。用此蠻強之手段。此我所絕對不贊成者也。故今日決計願以一身理此紛糾。歸於和平。我之所以奔走此事者。爲學校也。亦爲我輩學生也。

李家健曰。是足見君之一片真意。我輩素感服君之誠懇。於此而益信舉首見張文森君。亦至前。插兩手於衣囊中。乃曰。張世兄以爲何如。張文森曰。我亦甚感服沈君者。特今日將何以調停之。其道歟。於此舍監乎。沈寶銓曰。果爾。則爲無結果之結果矣。矧舍監素日持嚴重主義。必曰。孰首謀者。斥退孰附和者。停學而破壞之。機由此成矣。我今以誠實之意。告同學。同學咸信余之無他意。我意待校長歸來。平亭此事耳。

李家健曰。論理。苟校長在校。必無此回之騷動也。況我輩來年卒業矣。怵以利害亦足平此激昂之心乎。沈寶銓曰。否。非此之謂也。我曾不作利害之計算。我之爲此。全出於一片之同情。我不忍作袖手傍觀之客。我自揣此舉。悉當正理也。語時忽聞鈴聲響處。自修之時間已畢。催息燈安眠矣。惟聞寄宿舍中一片動搖之音。履聲雜遝。而電燈之光亦漸消失。但寢室中朦朧無力之數點燈光而已。三人乃徐步歸。月光又匿於雲中。薄霧漫漫。挾有雨氣。明日天將風矣。

越數日。校長遂歸校。此糾紛之局不難使之就緒。而沈寶銓當日之奔走調停。教員頗多諒其苦心者。此其結果。於職員會議中解決。而洪教員與舍監亦不能反對。多數人之意見。語云。多一次衝突。即多一層進步。雷霆風雨後之晴天。覺分外景物鮮妍也。而沈寶銓之德學校中固隱隱感受其賜也。

光陰飄瞥。運動場上所植之桃李灼灼華矣。柳絮顛狂。點點入於硯池。而校中此時乃大忙。越數日後。即舉行第十九回卒業式也。是三人者。均名列優等。校長諄

諄然述其訓戒之詞而沈寶銓爲卒業諸生之代表進答辭焉萬歲萬歲之聲中冉冉春歸去矣

明日校長之家中開卒業生晚餐會半歐西風之一書室貼地爲碧色之氈氈上掛有葵花式燦爛之電燈壁上張一橫屏上書『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十大字似顏魯公筆法力透紙背也係出某大教育家手筆几上供古窰白色膽瓶中供紅山茶一枝與碧桃一叢東壁一架復懸古今教育大家之寫真無數也中設一長桌雪白之桌衣有服學堂制服之青年二十名團圍而坐是卽昨日之卒業生也已而裏室之門閉然而闕則校長徐步出矣年在五十三四左右頭頂之髮已半禿鬚髯漸蒼白色以一手執帽點首與學生爲禮學生齊起立肅然致敬先生以溫和之態度從不疾言遽色而學生對之不嚴而威平時以一星期上兩小時之修身課先生素主張積極的獻身說每一登講臺滿場寂然無譁以先生之諄諄教誨感人者深故雖以至枯寂之修身課學生輩洋洋有味甚嫌此時

間之太促也。

校長者奉職於此校七年矣。今宵以招待卒業生而開此晚餐會。則必有一番誠勉之詞。少選殺截。既陳校長乃自坐主位。學生環繞而坐。校長舉杯曰。今日之會爲鄙人與諸君共事之最後一日。諸君此去植身於教育界中。鄙人蟲具蔬果畧將餞別之意。願盡此觴。以爲諸君前途祝語。時一吸而盡。於是學生輩均舉杯一吸而盡。

校長曰。今日諸君之任地雖未發表。然無論何地。當以全副精神貫注之。蓋當知世間責任之重。未有重於爲小學校教師者。鄙人垂垂老矣。廁身於教育界中。亦幾及二十餘年。此二十餘年中。懊喪厭恨之事。亦不知凡幾。幸而以此忍耐之心。破此重重之困難。竊思世界中無論何事。持以堅毅之心力。卽不難戰勝羣魔。諸君其謹誌我言。勿忘。

酒飲三巡。校長曰。鄙人素不能酒。諸君量宏不妨更盡一觥。雖非西出陽關而多。

年。故。人。各。爲。教。育。盡。力。當。分。手。作。小。別。也。學。生。等。均。言。今。日。蒙。先。生。寵。宴。醉。酒。飽。德。學。生。輩。畢。世。所。不。敢。忘。尙。望。先。生。多。賜。教。誨。之。詞。俾。可。書。紳。銘。壁。也。校。長。乃。回。首。命。侍。者。進。飯。隨。飯。隨。語。又。曰。世。間。每。多。不。知。教。育。者。之。地。位。而。視。之。蔑。如。者。微。論。物。質。上。之。報。酬。卽。精。神。上。尊。敬。之。道。亦。初。未。留。意。今。日。世。風。浮。薄。士。道。衰。微。良。可。痛。歎。而。諸。君。所。任。小。學。教。師。……語。至。此。校。長。以。箸。攔。飯。甌。之。上。而。學。生。輩。見。校。長。如。此。亦。均。攔。箸。不。食。矣。

校。長。見。之。知。學。生。對。於。己。之。敬。禮。遽。曰。失。敬。失。敬。諸。君。勿。拘。禮。也。校。長。卽。握。箸。於。手。而。學。生。亦。一。同。握。箸。於。手。大。似。機。器。之。動。力。而。校。長。實。卽。其。樞。紐。也。已。而。復。曰。諸。君。今。日。所。任。小。學。教。員。則。卽。各。國。之。所。謂。國。民。教。員。爲。吾。輩。後。一。代。之。國。民。造。就。此。一。班。有。益。於。國。家。之。人。材。其。責。任。良。匪。輕。也。蓋。凡。國。體。之。尊。嚴。國。家。之。隆。運。均。操。諸。君。之。掌。握。竊。謂。教。育。家。者。猶。之。建。築。屋。宇。時。埋。入。土。中。之。礎。石。更。如。築。堤。時。投。入。水。中。之。棄。石。也。此。決。非。人。目。所。能。顯。見。而。屋。宇。之。堅。牢。防。堤。之。完。密。則。

直視此埋石與棄石之功是則雖未顯見於世而世人終不之湮沒今者觥觥諸子將役此埋石棄石之事以博萬世之歎賞則雙肩之擔荷不輕老朽深盼諸君努力奮鬪前途自重又祝諸君之健康以善葆此貴重之軀也大衆聽畢均鞠躬默致敬禮其愛敬校長之心及門桃李反戀戀不忍別矣俄而撤席閑坐進以苦茗天氣微暖校長撫髯微笑雜以詼諧之詞興采颯發惟沈寶銓則口中不絕默念埋石棄石四字若有所感動者

越數日此二十餘人之師範卒業生各赴任地輪奐閎壯之舍宇未建而先爲之礎投此二十有餘之棄石於荒濤惡浪之社會中不審所得結果爲如何也

第二章

煮繭插秧農家方畢事而綠樹村邊蟬聲不絕似嫌此長夏光陰過於寂寂而特破人之午夢者牆根之牽牛花緣此藤蔓而上亦娟娟作媚人之態微風颯然飄拂室中掛壁之綴曆怒翻其頁數清風不識字何爲亂翻此曆想亦不耐此長日

如。小。年。也。

柴扉茅屋之中有五十餘歲之一老婆焉。兩鬢微霜。額上皺紋疊疊。身衣葛衫。就水管。揷袖親澣洗之役。顧其容顏於嚴整中含有慈善之相。殊藹然令人可親也。方曝衣夕陽中忽聞背後革履之聲。橐橐然回首呼曰。寶銓歸來乎。此老嫗蓋沈寶銓之母也。沈寶銓曰。母今日殊大忙。此時寶銓手挾一書籍之包。服淡白之夏服。冠學校之冠。金色雙龍攢珠之形。橫抹於額際。色殊燦爛。則儼然一小學校教師矣。

母曰。無妨。兒不見野菜。一畦如此滋茂耶。我略加灌漑。便爾生長如許。速時。母面有得色。又曰。寶兒飯已準備。汝腹餒乎。今日烹有小鮮足供果腹也。欲飲茶者可就紅泥爐上取之。寶銓曰。謝母劬勞。兒心益不安矣。

其時沈寶銓就任已三月。地爲沿江之一村。距江可十餘里。戶數在八百以外。儼成一小鎮也。寶銓奉職爲此地之小學校教師。此村以得此難能可貴之優等卒。

業生以教育兒童頗歡迎之。備有教師宿舍并附屋後之菜圃。寶銓亦歡然迎養老母以樂此鄉村之佳景。

母乃行近爐邊烹茶以待寶銓。則自往汲水盥顏沐手易其校服。復至母前。母卽與以黃金鑿漱香味馥郁之茶一杯。母子團坐談論家常之事。寶銓曰。今日天氣甚暑煩溽鬱蒸令人不耐。天公能作數點之雨者足令人一醒也。母自廂房之側伸頸仰視天空曰。可矣。漸見雲氣。今夜或明晨必雨也。時則開軒面圃。聞前面之水田蛙聲閣閣抱池而噪。寶銓忽改其語調呼曰。母乎。母急擡其首曰。何爲也。寶銓曰。母來此非垂一月乎。母曰。然。余之居此覺光陰殊迅。髣髴昨日之事耳。

時則暮雲四合。天色垂暝。涼風微拂。披襟當之。殊快人意也。寶銓曰。兒心所未安帖者。以如此酷暑而吾母尙朝夕劬勤。兒心有戚戚焉。阿母年高願少節其勞可乎。母聞其兒之言。笑容湛面。蓋深感其子之有孝心。旣達歡喜之絕頂而聲調微帶潤澤矣。乃曰。否。吾兒若勿庸爲我慮我……語至此又聲帶嗚咽。老淚零於衣。

襟間曰。當吾兒在學校時。我夢思縈繞。惟冬夏休假之日。爲吾兒歸省之時。汝當知阿母眞望。穿老眼也。及見吾兒母子方團聚數日。而兒又離我膝下而去。今何幸。我與汝始終不離左右。我之愛兒。常在我之眼。前此實我老境至愉快之日也。少選。又曰。以吾兒爲村人所欽佩。則亦且致敬於老母。兒勿懸懸慮我身體之勞苦。我雖老。儻然此尙足以操持早晚炊事。我不以爲苦。而以爲樂。蓋與我兒同餐。亦第一至堪慰樂之事也。兒宜自珍。勿以我爲慮。

蓋沈寶銓者。純孝而有至性之人也。當在學校中。一歲兩度之休假。必往省老母。方春秋佳日。他人結伴旅遊。或訪名山。或探勝迹。而寶銓獨弗與。顧其所投旅費。則稱是乃稍有餘暇。卽歸而一瞻慈顏也。家鄉距市又十餘里。火車僅得路程之半。則徒步歸家。凡有瑣屑之事。亦必稟告其母。當彼卒業之際。有同學友一人。見其行篋中。其母所與之封筒。成一巨束也。

今學成歸來。奉職於此地。何能再與老母異居。於是卽迎老母於故鄉。顧寂寞寒。

村不比在梓里時鄰里都成熟識矧以先人塋墓所在五十年未嘗拋離也今雖長依膝下顧此微俸淺淺實不足以供甘旨而又將躬自提汲烹炊不且更令人有所未安歟寶銓聞母言曰母言良是列鼎而食累茵而坐使我遠離阿母益令人喑喑菽水之歡雖貧賤頗安樂也特母氏太勞苦此心終不能無耿耿耳兒意或雇一傭婢以備使役

母曰兒勿言此今吾母子兩人朝夕團聚寧得非樂余方誦佛頂禮不已矧吾兒近方植身社會所入殊細何可平添一食指請勿作是想兒不憶當日在學校時乎老母子然一身亦自度日來也寶銓曰當日少有儲蓄而兒又在求學時代又幸有姊夫助我膏火供母甘旨今兒足以自立一概謝却然兒又俸薄輒用愧恨母曰然姊夫究爲嬌客我輩既足自立不宜受彼厚貺也至是母子均無言而環池之蛙聲喧噪不已村人樵子高唱而歸鴉背夕陽尙留點點之影而母子兩人遂預備上燈作晚餐矣

距沈寶銓所居約半里許。在此村之中央。有一小學校也。卽本村所公立者。新築之校舍。纔三數年。於前歲始併入高等科。校舍爲重樓。計有兒童六百。人教師加寶銓爲十三人。校中於小學之科目咸備。校外繞以短垣。作粉紅之壁。其內一抹樹林。作蓊鬱蔥之狀。松杉喬木無數也。樹下往往開山百合之花。挺立於叢草中。娟媚獨絕也。

登樓遠眺。則白運動場。外三面均綠。哇。小山墳起爲狀如芋。更遙望則青山隱隱。斷續不絕。而江流浩渺。時見白帆出沒。點點如浴波之鷗也。傍有小溪隔溪別有一村落人家。歷歷天裊。炊煙直上。可數尺許。星期二之第二時間。講室之門忽闢。兒童如長蛇陣之出課堂。但聞革履蹴沙地作繁響。無何教師一聲解散。而東西亂走狀如撒蜘蛛之子。其尋常一年級生。遂環集至沈寶銓之側。

休息三十分鐘。而三時間之鳴鈴方作。蓋時則在農工休暇之二旬後。夏日之十一點鐘前。正暑氣酷烈之天。惟重疊之亂雲有如奇峰。偶有微風披拂耳。一兒童

呼曰先生。今仍作傳旗遊戲乎。寶銓曰。諾。分紅白二組也。雖然。天氣甚暑。汝曹隨我來。時方近午。而教師尤恐兒童輩感受暑氣。乃向樹陰中來。於是六十名之學生均隨寶銓至花園樹蔭中。爲傳旗之遊戲。第見紅白兩旗飄蕩於風中。寶銓亦脫其粉筆飛污之上衣。閱二十分鐘。兒童輩傳旗之遊戲畢。遂環繞於井欄之周圍。寶銓手持提瓶。親自汲水。一兒童呼曰。先生。紅旗勝乎。寶銓曰。然。時見此兒童額上汗涔涔下。乃以手巾與之拭汗。曰。天氣炎。勿奔波。在日光中也。

寶銓之待學生也。可謂周摯極矣。彼見兒童輩之不冠草冠。禿其首於烈日中者。與履而不韞者。均極注意之。不問其爲何年級也。今日傳旗已畢。一兒童曰。先生。我輩此時何爲其唱歌耶。寶銓曰。佳。隨意遊戲。我爲汝曹拭汗。可發其優美之唱歌聲也。寶銓乃爲之一一拭汗。一兒曰。咦。渠已先我在樹枝上唱歌矣。於是仰首空際而羣兒亦譁呼曰。蟬蟬。同時笑聲溢於林外也。

第三章